

曾经尚武的中国人

□张宏杰(历史学者)

从春秋、到唐宋、再到明清,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,其落差之大,令人惊讶。源头的中国人,品格清澈。唐宋时的中国人,雍容文雅。及至明清,民众渐趋麻木懦弱,缺乏创造力。

如果你不信,我在这里可以随手举几个例子。先说尚武精神。

春秋战国时代,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,个个都强悍好战。《诗经·秦风·无衣》的“注”中就说:“秦人之俗,大抵尚气概,先勇力,忘生轻死。”班固在《汉书》中还说:“秦之时,羞文学,好武勇”。当时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,百姓都是急性子、倔脾气,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。贵族们常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,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。

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,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。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篇说:“越王好勇,而民皆处危争死。”班固这样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:“(吴越)君皆好

勇,故其民至今好用剑,轻死易发”。

春秋时代,贵族个个都下马能文,上马能武,侠客遍地,武士横行,一言不合,就拔剑相斗。那时候的中国人,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,不论男女,皆以高大健硕为美。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,必先言“硕人其颀”。写鲁庄公之美,必说他“猗嗟昌兮,颀而长兮”。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,卷发,浓胡须,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。《齐风·卢令》赞美猎人,就说他“美且鬻,美且偲”,也就是说他卷发多须。同样,《陈风·泽陂》中说,“有美一人,硕大且卷,有美一人,硕大且俨”,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,在单相思中

苦闷不已。

我们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。

明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,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:“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,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,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。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,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。”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,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,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:“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,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,相互毆斗时揪头发。”“这些男人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长长的头发,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,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时光。”

青岛萧军萧红故居 爱似流星

□叶克飞(专栏作家)

青岛观象一路1号是萧军与萧红的故居。

萧军曾在诗中写道:“碧海临窗瞰左右,青山傍户路三叉”——那时的观象一路1号可远眺大海,如今多了些高楼大厦,在这栋以花岗岩为基的德式小楼中便再也听不到涛声。

萧军与萧红的情事是一大悲剧,但他们在青岛的日子却被后人形容为“精神蜜月”。那半年时光是他们最甜蜜的日子,也是创造力极旺盛的日子,萧军写下了《八月的乡村》,萧红完成了《生死场》。离开青岛后,他们频生矛盾,终告分手。

如今,这小院里有几棵松树,小楼并不残旧,看得出曾修葺过。当年,萧军与萧红住在楼上,楼下是作家舒群夫妇。

观象一路因观象山而得名,是一条环山路,整条路上都是以花岗岩为基,居高临下的德式小楼,路边有石阶通向一个个院落。彼时,萧军与萧红这对清贫伴侣便屡屡在山边和老街上漫步。萧军会在脖子上系个黑蝴蝶结,手里拿着三角

琴,边走边弹,萧红则总穿着花短褂黑裙子,跟在后面。他们还会逛荒岛书店——那曾是文化人的乐园,如今只存遗址。他们认识了黄宗江,认识了后来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李普,那时,前者是个初中生,后者是个高中生。

也是在荒岛书店里,萧军向友人抱怨《八月的乡村》无法出版,友人建议他直接给鲁迅写信。后来,恰是鲁迅提携了二萧,他们的生活就此改观。可安顿下来的二人,却因性格上的鸿沟渐行渐远。

萧红内向柔弱,十分依赖萧军,甚至已至病态,但旷世才女如她,又有敏感自尊的一面,决非暴躁粗疏的萧军可呵护。萧军当然爱萧红,但骨子里还有轻视——他们初见时,萧红实在太落魄了。作为拯救者

的他,在给了萧红怀抱的同时,也少了尊重。

后来,他们不约而同写下留恋青岛的文字,也不约而同说着依旧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话语。再不久之后,阴阳相隔。

他们的话很堪玩味,萧军说:“萧红单纯、醇厚,倔强有才能,我爱她,但她不是妻子,尤其不是我的。”萧红则说:“我爱萧军,今天还爱。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,在思想上是个同志,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,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。”

1942年1月,萧红在香港去世,年仅31岁。病危时,她还在幻想萧军能再次来拯救她,哪怕,只是一个拥抱。可是,什么都没有。

临终时,她把《生死场》的版权留给了萧军,那是他们在青岛时的爱情见证。

爱似流星。

在巴黎跳蚤市场练摊儿

□驳静(法法留学生)

来法国前,总听到一个传说,传说里讲,这里的电视机呀书桌呀椅子呀,全部不用买,只用一双火眼,都能在街上的垃圾桶旁边捡到。这简直是美国处处是黄金的法国版本嘛。连我爹电话里听说我最近搬了家没有了电视,迎面就是一句,闺女,那你在路上多长点眼睛,捡一个回去嘛。

惦记着老爹的循循诱导,稍加注意,路边果真不时有些旧家具推在那里。我停下来,认真审视,按这卖相,几乎可以判断出它们从上一户里搬出来前,还倚身过另一个垃圾桶吧。法国人民似乎果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而那些华丽古旧生着古董级蛀虫的维多利亚式沙发,都在Vintage市场里奇货可居,去看巴黎北郊的圣图安跳蚤市场,那里的恋风尘确是俗世里桃源般的百货旧景,但生活滋味,却比不过居民区里的跳蚤市场。

我把整理出来的东西,收进一个行李箱,搭一个公交车,去到我们那片儿每个月第一个周六开张的市场

里,交去25欧元摊位费,借得一块一米五的布,一把椅子,以及无限续的咖啡。这种居民区里的跳蚤市场,像居委会大妈一般按片划分集市,专人组织,相关信息公布在网上,等着你去预约。

我左边的邻居是一位阿拉伯妇女,婴儿车里一个自顾自咯咯笑的女娃,旁边围着个已经会打酱油的淘气哥哥,就是这样,照料摊位,顺便指导我一下货物摆放经验,还要跳过我,同我右边的腓腓少女逗笑,全家人一般地兴头十足。本来沉浸在自己旧物不舍情绪中的我,不到三分钟,已被目及之处摊位上的两个木质相框、一套银质刀叉,以及更远处的一条波西米亚长裙吸引。

对面是一对年轻情侣,女生正在逛二层一家大长

裙专卖店,回来的时候居然穿着白色的婚纱款款而行,男孩子猛地抬头,看到了一个飘逸在白色蕾丝中的亲密爱人,正歪着头看着他笑,而他,愣在那里有三秒钟,这才惊喜地冲过去抱住他心爱的姑娘。在掌声中,我听说了故事,这天早晨他才求了婚的,姑娘则以这种方式给出了答案。

这时我想,已经和无数人否认过“法国人很浪漫”这一命题,从今后,只消讲一讲这个故事,便足够了。而再有人问起我有关巴黎跳蚤市场的事,我也肯定不说,自己在圣图安市场上花大价买过一盏水晶吊花分枝顶灯,跋涉完地铁后六个分枝断了俩的故事,只说这天作卖家时,人家讨价半毛钱而不肯卖的咖啡壶,最后灰溜溜又背回家的事。

乱小说(2)

中国性格(2)

故人何寂寞(2)

巴黎私信(2)



新京报插图 许剑钧

我看过的狐仙故事,都说狐仙是害人的,跟男人睡觉之后,这男的身形日渐憔悴,面色好像死灰,灰暗无光。有个姓苏的男的也不例外,他遇到了一个狐仙,当然了,这狐仙长得比多数女人都漂亮,所有的男人看到她眼神都定直。

服丹

□巫昂(诗人)

苏某住在乡下,是个小土地所有者,家里也不缺什么,就是没有老婆,自从跟狐仙姑娘交往之后,每夜沉溺于约会,白天就呼呼大睡,书也不读,赌场也不去,集也不赶了。

果不其然,这家伙面色黑黑,跟吃了太多酱油一样,越来越嗜睡,浑身无力,连下个床都要跟皇天赌咒发誓。他身边有两个闲人朋友,姑且称之为小王和小张吧,小王和小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,盘问苏某,苏某交代了自己最近认识了个女友,每天晚上都跟她一起,天亮她就走了,今晚她还要来,据说还要带药给他吃,好让他身体变好起来。小王跟小张大为焦虑,讲说:“这个坏女人要下毒手了。”

他们出了主意,等到狐仙一来,苏某就拉拉房间里安放的铃铛绳儿,把他们喊过来。是夜,苏某的屋舍很像被什么东西缠上,又是雨又是雾,狐

仙穿得很齐整过来,脸上素颜无粉,但娇嫩无比。她拿出一颗仙丹来要给苏某吃,苏某暗暗拉了拉铃铛。小王跟小张齐齐出现在房间里,跟所有台词太少心生焦虑的配角一样,他们哇哇嘶喊了一通,小张还对狐仙起了色心,她太漂亮,方圆一百公里找不到这样的绝色美人儿,小张忍不住要搜她的身,上下摸索了一通,狐仙生气了,把那仙丹硬生生喂到小张嘴里。

小张当即腿软,小王忙扶着他回家去躺在床上等死,喊嫡嫡亲的亲戚们过来,听他的遗言。狐仙这里对苏某说:“我是真心爱你,给你弄来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丹,本来想着咱俩能够永远在一起,这下不行了。”苏某痛哭流涕,他抽泣着问:“那你为何之前把我弄得那么憔悴?”狐仙冷笑:“哪个劳碌的年轻男人不憔悴?你真是把常态当变态。”

后来呢,苏某如期死了,跟当时的男人平均寿命基本一致,小张则活了一百多。